

许开桢
作品

孽 2

著名作家许开桢构思多年
几易其稿 直击现实的扛鼎之作

一出江湖险恶**无人可逃**的悬疑悲情大戏
一幅拨开迷雾**拷问人心**的斑斓世相长卷

错综复杂的漩涡背后 爱与罪皆不可宽恕

作家出版社

开祯
作品

校 戴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棱镜. 2 / 许开祯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4
ISBN 978 - 7 - 5063 - 9436 - 9

I. ①棱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82871 号

棱镜. 2

作 者: 许开祯

责任编辑: 田小爽

装帧设计: 百丰艺术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 zuojia. net. 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90 千

印 张: 21.25

版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9436 - 9

定 价: 39.8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1

无边的黑。

她感觉透不过气，屋子里空气浓稠，黑暗一层层地压过来，压得她浑身瑟瑟，抖颤不止。她蜷缩在沙发上，身子一阵阵抽搐，心脏也在阵阵发紧。她的心脏不好，最近更是频频受到刺激，受不了。进门时她吞下一片药，刚才又挣扎着爬起，就着凉水再服下一粒救心丸。

八月的天很热，外面冒火一样，但是她感觉到冷。恐惧、紧张，时不时地还有一种窒息，心像要凝结起来，结成冰块。屋子里有床，但她不敢去卧室，不敢躺到床上。进门到现在，十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她一直窝在沙发上，仿佛随时做着逃走的准备。可她没地方逃，真的没地方去，而且也没逃的必要。

她是逃出来的，借着曹亚雯他们协助于向东整治医闹的空，瞅准时机，就从急诊楼逃了出来。

她必须逃出来。

她不能再在病床上躺下去，真的不能。一想到病床上这些日子，她就想疯，真的要疯。急诊中心那间病房令她窒息，简直就像狭闭沉闷的囚房，而她则变成了一只被人捆住翅膀的病鸟，强行绑在病床上。楼道里发霉的空气、浓烈的来苏水味，以及病人身体发出的各种气味，都让她有一种塌陷的感觉，她觉得自己快要疯了。

她是一名护士，按说对这些早已不陌生。她也知道，医院每一位

工作者，生命中都有这些不可分割的东西。他们身上，早已不是纯粹干净的自己，而是无法避免地混合着他人的气味。医护人员的健康，更是掺杂着病人的疾病与痛楚。

可她还是受不了。

更受不了的，是那个叫曹亚雯的女警官。

这女人狠啊，听着是个普通警察，人也年轻，但一来医院就盯上她，那么好看的一双眼睛，冒出来的却全是毒。漂亮秀气的一张脸，如果能让笑容染着，该是多么迷人。甭说男人，就是她这样的女人，面对那样一张干净素洁如春雨洗过如奶泡过的粉嘟嘟的美脸，也会动心呢。可曹亚雯脸上挂的是啥啊？死相，成天板着个脸，阴冷潮湿，冒着飕飕的寒，从进医院到现在，她就没在那张脸上看到过一次笑，尤其跟她面对的时候，曹亚雯的目光像是要把她吃掉，感觉跟抢了她男人似的，有无比的仇恨。

想到这，她的心又猛地紧缩了一下，发出尖锐的疼痛。哦，男人，她脑子里兀地冒出一张脸来。

所有的苦难都因他而起，所有的麻烦都缘于这个该死的人。现在她终于明白，自己错就错在放不下他，放不下那份早该夭折的爱情。

哦，爱情。

多年前那个下午，市政府办公大楼上，她跟林其彬的一切就该终结。那个叫成思维的女人，一巴掌扇碎了她的爱情，也扇醒了她。那天她没跟林其彬吵，也没跟那个叫成思维的女人闹，闹不过，这点她很清楚。人家是谁啊，当时的公安局长现在的副市长女儿，她是谁，一条可怜虫，一个还没生下来便被父亲遗弃的人。

她咬牙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，跑到母亲那里狠狠地哭了一场，哭得母亲都有些心碎，生怕此劫中她缓不过劲儿，做出傻事。那时候母亲天天要跟她通几次电话，电话一旦接不通，立马就会瞎想起来，好像她随时都会殉情而去。为此母亲还找到乌梅，要乌梅照管好她。

那时她不在康复中心，也不在柳冰露手下，她跟乌梅在一起，肿瘤内科。

都说她撑不过那段黑暗期，乌梅也这么说。

但她撑了过来，她感觉那就是一个奇迹。这事激怒了她的生父，手握重权的赵纪光一怒之下，将林其彬从政府赶走，彻底终结了他的仕途。他的仕途当然该断，这是她当时的想法，本来他就是为她准备的，是赵纪光送给她的一份大礼，更是赵纪光向她赎罪的一个具体举措。可他不知珍惜，更不知天高地厚，认为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背叛别人，可以玩脚踩两只船的游戏。结果呢，差点没把自己摔死。

摔死才好，她一边抱着报复的心理，非常痛苦地诅咒着他，一边加紧养伤，想让自己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生活面前。

她养好了伤，这得感激赵纪光，当然也得感谢他。这事让她跟赵纪光的关系近了一步，以前从不跟赵纪光掏心窝子的她，开始向他诉苦了，其实她是没地方可诉。母亲那里是断断不可能的，会吓坏她。至于继父和弟弟孟非，更不能，她不能以弱者的姿态在他们面前出现，她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呢。

如果不是赵纪光，她很可能走不出那段感情，走不出那段痛。赵纪光说，忘掉他吧，为一个负心的男人不值。虽然这话从赵纪光嘴里说出来有点怪怪的，但她还是感到了温暖。人只有在受伤的时候，才能感觉出亲人的好，也只有在整个世界都呈现出冰冷无情的样子时，才能切实感受到家人的温暖。

赵纪光给了她温暖。

那时候赵纪光还在位子上，这个从她在娘胎里就把她狠心抛开的男人，似乎也意识到命运恩赐给他一次机会，开始疯狂地抓住这个机会，不择手段地对她好。赵纪光是这样一种男人，绝情起来比灭绝师太还狠，多么过的事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，牙都不咬眼都不眨就做了出来，简直就是恶棍。一旦动用起情来，又那样的火热那样的细腻，能把整个世界都给你，说无微不至都嫌粗糙。以至于那段日子，她恍惚得都不敢相信，这人真是赵纪光吗？真的是曾经遗弃了她们母女的那个恶棍吗？

她在十岁前，压根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叫赵纪光，不知道这

个叫赵纪光的男人还是她的生父。十岁以前的她，无知而懵懂，她只知道自己的家在庆河县城，在一个叫木船的巷子里。父亲叫孟瓷，庆河汽修厂的工人，弟弟叫孟非，一个非常调皮非常可爱的小男孩。有时她也会不明白，怎么弟弟姓孟，她却姓史？母亲会把她揽进怀里，让她的小脸儿紧贴在自己温软的胸膛上，一边抚摸她的脸一边说：“蕾蕾傻啊，爸爸跟妈妈生了两个孩子，弟弟跟爸爸姓，叫孟非，蕾蕾是女儿，当然跟妈姓，这下明白了吧？”

“真是这样啊？”她仰起小下巴，傻傻地跟母亲说。

母亲一把将她揽得更紧，是啊，是啊，她会连着说上好几遍。

再到后来，大约是小学快要毕业了吧，她从巷子里那些碎嘴婆娘的脸上看到异样，也从她们的闲话里听到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东西，又跑去问母亲：“我真的是你从肚子里带到孟家的吗？”

母亲猛地抡起巴掌，从不打她甚至从不恶声冲她说一句话的母亲，那天居然将巴掌重重盖到了她小脸上。她疼啊，哭得呜里哇啦。比她哭得更凶的，是母亲。娘俩哭了一个下午，把太阳都哭没了，直到父亲回来。那个时候父亲孟瓷已经下岗了，汽修厂倒闭，上百号工人扫地出门，父亲暂时在一家私人汽修厂找了个修车的活干，常常要到天黑很久才回来。她看着父亲把母亲叫到另一个屋里，两人嘀嘀咕咕说了半天话，然后母亲走出来，脸上已经没有了泪。母亲没有抱她，一般说，这种时候母亲会抱住她，会连着叫她名字，然后说些爱她呀喜欢她呀的话。那天母亲没有，母亲走出来，在她面前站了站，像是在做着思想斗争，然后一把拉起她，将她拉到巷子口，又拉回来，然后又拉出去，又拉回来，就这样来来回回五六次。天已经很黑了，深深的巷子里像是藏满了秘密，又像是孕育着什么危机，有点瘆人。

那晚的空气真的很瘆人。

母亲最后一次拉她出来时，没往远走，就在门前，母亲突然跪下了，冲她跪下。

这动作吓着了了她，她妈呀一声，双手捂住了眼睛。

母亲一直跪着，跪了好久，才把吓傻的她抓过去，揽在怀里。母亲那晚没多余的话，只问她一句：“妈不许你问这个，永远不许，你答应不？”

她不知道永远是多长，但她只能答应，母亲说她不答应就不起来，她怎么敢让母亲跪巷子里不起来呀？

“妈，我答应，我再也不问。”

她真没再问。

没问不等于事情不发生。

终于，在她考上海州医专的第二年，赵纪光找来了。坐一辆小车，还带了一个秘书。不是林其彬，那个时候林其彬还没被赵纪光发现，秘书的名字她已不记得，只见过几面，感觉是一个非常忠诚的年轻人。忠诚是赵纪光选拔人才的首要条件，更是他培养年轻人的必须条件。她不知道怎么办，真的不知道。赵纪光请她吃饭，第一次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一个劲地看着她，从头看到脚，再从脚看到头，看得她心里发毛，好想抓住边上秘书的手。第二次来时，赵纪光没坐小车，打车来的。那时候她并不知道赵纪光这种身份的人是不可以打车的，打车意味着事情非常神秘。她不懂，她对赵纪光的一切都不懂，但又没地方可问。她不能去问母亲，她答应过母亲，永远不再问她什么，那个时候她已经知道永远是个什么概念，就是一辈子不许问。也不敢问父亲孟瓷，因为赵纪光说，他才是她的父亲。

“都怪岁月啊。”赵纪光这样叹着。她想不通，关岁月什么事呢，如果人把一切过错都推给岁月，岁月能担得起？

“一晃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”赵纪光又叹。她更不明白，怎么是一晃长大的呢，她感觉长大的过程相当漫长，长得足以天荒地老，足以让庆河干掉。

再后来，赵纪光就不叹什么了，开始对她好。买衣服给她，带她吃各种好吃的。她呢，怀着非常矛盾的心情，有时不想去，不想也不敢接受他那么多好处。有时呢，又恨，觉得花他多少也是应该。她掌握一点，不管赵纪光对她咋样，她始终一个态度：对他冷。

她冷了赵纪光三年，直到毕业，赵纪光动用关系，将她分进银河医院，还特意强调要放在乌梅这样的专家手下。她还是冷。她以为赵纪光会烦她，会恨她。他都对她这么好了，她还是态度不变一下。非但不按他期盼的那样，叫他一声爸，甚至从来不称呼。来了，见面了，她嗯一声。告别时，赵纪光说那么多话，她照旧还是嗯一声，多一个字都不发出。

发不出。

可赵纪光没有。赵纪光真有耐心啊，如果这个世界上要找一个最有耐心的人，她一定推选赵纪光，天下怕是没有比他更具耐心的。她在她的冷里持续着一切，用一张笑脸和一双含着内疚与愧疚的目光，继续着对她的关心。

直到发现林其彬，直到赵纪光把她带到林其彬面前。

她记得赵纪光跟林其彬说过一句话：“她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人，也是我最对不住的一个人，我在竭尽全力地弥补，也希望你能帮我弥补。”就在林其彬兴奋得马上要表态时，赵纪光用一个手势制止住林其彬，继续道，“你可以说不喜欢她，就当今天这个面没见，如果喜欢了，就要用你全部的生命去爱。如果你胆敢玩弄她，胆敢给她带来痛苦，我会让你一辈子生不如死。”

天呀，哪有这样跟下属说话的，还未来女婿呢。可赵纪光说了，说完，抓过她的手，非常有仪式感地放到桌子上，也让林其彬把手放桌子上，然后说：“现在你们两个当着我的面，如果对对方有感觉，就把对方手握住，如果没有感觉，就把自己手收回去。”

晕，他居然也懂感觉，一个老男人，竟然也说感觉这字眼，弄得跟真的似的。

她没把手收回，但也没向林其彬伸过去，她拿不定主意。刚见一次面，话还没超过五句，哪来的感觉呢？她在脑子里只是想到一些事，差不多都是赵纪光说的，他有不错的工作，如果跟她好，他会给他一个很好的未来，会成就他。那时她还不懂成就是什么意思，她想，应该跟能做出一番样子差不多吧。对应到林其彬身上，可能就是

将来要当官，手中会有权力。

那个时候的她，已经很有几分懂权力了，都是赵纪光让她感受到的。她欺骗不了自己，年纪轻轻，又生长在木船巷那样一个环境，竟然对权力，有几分喜欢。

她承认，她是冲“权力”二字奔着林其彬去的。因为赵纪光替林其彬描绘出的未来，其实就等于是替她描绘出来的未来，她为什么要拒绝这么好的未来呢，尽管心底里她还恨着赵纪光，但她不能恨权力啊。

就连乌梅也说，一个有未来的男人，你还犹豫什么？

她便没犹豫，林其彬也没再犹豫，终于有一天，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。

她没想到，她会很快爱上他。爱这个字，就那么快地来到她面前。她有些措手不及，但更有些按捺不住。没交往多久，他们之间就不再是握手这样的正规礼，她把自己扒光，也把林其彬扒光，他们光着身子倒在了床上。

哦，床上。

到手太快的东西，往往毁得也快，灭亡更快。这是好久之后她才悟到的一个理。悟到这些时，她已经离爱情很远了，离林其彬也很远了。

跟林其彬分手后，她并没有马上迎来新的爱情。一来，这事伤着了赵纪光，不会马上再给她带来一位有前途的年轻人。按赵纪光的说法，这种人可遇不可求，他也是擦亮了一双眼在寻找，可难啊。赵纪光的叹声常常会在她耳边响起来。二来，她需要休养一阵子，伤得太重，需要疗伤需要重振精神。赵纪光也说不急。“总会有的。”赵纪光这么说。但这个时候，她对赵纪光已经有些厌烦了。她忽然觉得，爱情之所以失败，之所以要在政府大楼那间办公室受成思维的羞辱，问题还是出在赵纪光身上。如果赵纪光是她名正言顺的父亲，如果一开始她就生在赵纪光家，成思维敢吗？他林其彬敢吗？如果赵纪光不是以还债的方式给她送来一个男人，她的爱情能这么荒唐吗？

不可能!

她有长达两年的日子不理赵纪光。不管赵纪光用怎样的方式联系她，找她，答应给她多少好处，她都拒绝跟他见面。赵纪光甚至为此事求到乌梅头上，乌梅还信誓旦旦地跟赵纪光保证：“放心吧，让她先度过这阵子，这阵劲儿一过去，我会还给您一个乖巧听话的女儿。”哦，赵纪光将她的身世告诉了乌梅，他曾答应过她不告诉任何人的，这又不是什么光彩事。可他还是告诉了乌梅。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她甚至怀疑赵纪光跟乌梅不干净，但她没有深究。她不喜欢八卦，更不喜欢一双眼睛盯在赵纪光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上，但对乌梅，却是真的有了看法，以前她很尊重乌梅，认为乌梅是自己的偶像，但从那时起，乌梅的形象就在她面前渐渐垮了下来。一个同流合污的女人！她这么给乌梅下定义。她的拒绝还有冷漠弄得乌梅都很不理解，乌梅说：“怎么回事啊晓蕾，不是已经转好了吗，干吗要放着这么一个爹不认？”

“认，你让我怎么认？”她把愤怒撒在了乌梅头上。

乌梅毕竟是见过一些世面的，对她温柔地笑笑，说了一句特俗的话：“你没见现在的女孩变着法子认干爹，从干爹那里拿好处吗？再怎么说，他也要比干爹强些，至少他不睡你。”

“呸！”她平生第一次吐了别人，其实是在吐自己。

乌梅依旧笑笑，并不计较她的无礼，仍然温情十足也低俗十足地说了一句：“先不要呸，这个世界上最终要呸的，还是自己，不信走着瞧。”

为这话，她断然决定离开乌梅，别人都说乌梅这好那好，她发现乌梅并不怎么好。这女人外表看着雅，名医，专家，有事业心，医术精湛，对学问也是精益求精，似乎优点全集中到她身上。但她还是看到不少缺点，有些甚至很可怕。比如她对爱情不忠，跟一个叫章笑寒的企业老板经常幽会，还上床。上床这事千真万确，不是在酒店，是在医院，值夜班的时候，她撞见过。她推门进去的时候，两人还用着劲儿滚一起呢。那是她第一次目睹滚床单，一向在外人面前文静优雅的乌梅乌大夫，哪还有半点羞涩，简直像头发情的母牛，太像了。全

身赤裸着，两只硕大的奶子像要被气吹破似的乱弹，姣美的身子跟章笑寒肥胖的肉体纠合在一起，朦胧的灯光下竟分不清哪是她的腿哪是他的胳膊，不过她还是听到了乌梅粗壮的叫声。哦，原谅她的用词不当，那声音真的一点不优美，她压根就想不出，平日说话温声细气还带着优雅旋律听起来非常悦耳的乌梅，叫起床来竟是那么的糟糕。没有美感。这是她的直觉，为此她还怀疑是不是找错了门，看错了人。结果发现不是，床上嗷嗷粗叫的真是她心目中的女神乌梅。

坦率地讲，乌梅形象之所以毁掉，完全归罪于那次误闯进医生办公室，归罪于乌梅极不优雅极不抒情的叫声。那叫声简单到让人恶心，能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毁掉。她站在那儿，站在离床不远的地方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不知道撞见了什么，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倒是乌梅极为镇定，乌梅听到了她闯进来的声音，并没慌，甚至没立即停下来，又叫了一会儿，才把吃惊中的章笑寒推开。然后乌梅走下床。

对了，乌梅居然没急着穿衣服，光着身子下床，赤脚来到她面前。她看清了乌梅全部，包括右边乳房上那颗巨大的痣，紫色的，在夜晚的光芒下可怜地闪耀着。当时她真有一种冲动，想伸出手，掐那颗痣一下。但她没有，她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。

乌梅并没问她怎么会闯进来，门没锁好，责任在乌梅不在她，乌梅当然不可以怪罪她。夜里值班，护士有急事时可以找值班大夫，这是医院坚持了多年的规定，不能因为乌梅要跟男人幽会就把这规定取消掉，没这个可能。乌梅一双眼睛看着她，眼里还闪着潮润的光芒，还未尽兴呢，身体仍然处在极其兴奋中，两只漂亮的奶子立挺着，那对奶子真是傲人啊，有一种蔑视一切的高傲。后来她终于明白，那晚乌梅为什么不慌，为什么会那样镇定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乌梅拥有那样一对胸器。

女人高傲的资本，根本不是后天形成了什么，而在于上帝一开始赋予她什么。相比之下，她对自己真有几分不自信。尽管以前，她对自己的身材也是非常的满意与自豪，可那晚，这股自豪感瞬间没了。

“你都看到了？”乌梅站了好长一会儿才说。

她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机械地站在那。这个时间床上的章笑寒已经在穿衣服，她当然不会无聊到去看这个老男人，一堆肥肉，要多恶心得有多恶心，她实在想不明白，乌梅怎么愿意让这样一具肉体压在身上，或许乌梅叫得那样没品位，也是嫌弃这具肉体吧。

她这么想。

“没想到你连这事都能撞上，行啊晓蕾，该看的你也看了，如果没啥事，是不是该退场了？”

她真没想到乌梅会这样说，脸上一阵羞臊，好像她闯进来，是成心要看人家直播似的。可她对天发誓，真的不是这样。

她嗫嚅了一阵，竟然把11床需要紧急救治的事给忘了。转过身，打算从门里而不是窗户里逃出去。

“等等。”乌梅突然叫住了她。她惊讶了一声，收住步子，倒霉得很，转身的空，她又看到床上那个恶心的男人。不过他已基本穿好了衣服。一穿上衣服，又觉得他像个人了。

“这事只许看，不许讲，明白不？”乌梅看住她，见她持续发愣，乌梅伸出手来，摸了下她的脸。讨厌，乌梅的手刚干过那个，多脏啊。可她不能表示出嫌弃，人家是主任，是专家，是医院的红人，她只是个小护士。

“我相信我们的晓蕾不会说出去，把看见的都忘掉，明白不？”

晕，难道不忘掉还要永世地记着啊。她呵呵了一声，带着鄙视地也朝乌梅脸上看了看，然后大方地走了出来。

她与乌梅的缘分就这样尽了，她才不乐意继续待在一个外表优雅内心却非常不干净的女人手下。她决计离开乌梅，离开肿瘤内科。她要到柳冰露身边去。那时还没有康复中心，柳冰露也还没现在这样有名，只是外二科一名普通大夫。但她感觉柳冰露是一个有前途的大夫，而且她人好，跟她有缘。

她没去找赵纪光，她发誓以后再也不找赵纪光了，反正也没承认过他是父亲，更没像他期望的那样，叫过他一声父亲。她有点像厌恶

乌梅一样持续厌恶着赵纪光。

她找了周泽晋，周泽晋当时是副院长。周泽晋应该知道她跟赵纪光的关系，这些人都是人精，对这种关系极为敏感，也极会利用。所以她刚提出来，周泽晋就兴奋地答应了。

如果按当时的想法一路走下去，她的人生不会是这样。窝在沙发上，她又非常懊恼地叹了一口气。最近叹成了她的常态，跟怕一样，混合在一起，折磨着她。

但是没有，她的人生并没有按当时的想法走，而是迈向了另一条路。

罪魁祸首还是林其彬，他竟然二次找来了。

2

林其彬能再次出现到她生活中，这是一件很突兀也很匪夷所思的事。

她打内心里已经彻底清理干净了这个男人，就像用杀毒软件彻底清了盘一样。尽管时不时也能听到一些他的消息，比如他跟成思维怎么热火，怎么受到成卓然的赏识与喜爱，以准女婿的身份频频出入于成家。还比如他离开政府大院后并没像赵纪光诅咒的那样，立马成为一条可怜虫。而是出人意料地下海经商，创办了一家叫“华科”的对外贸易公司，听说经营得还风生水起，十分有起色。听到后来她心里或多或少也有一些难受，不难受真的不可能，但难受一下就过去了，并不会影响什么。人不能让过去拖着，更不能活在旧恨里。这是她从一本书上看到的，摘录下来当座右铭。她的日子也因为工作变动而呈现出新气象，虽然没有新的男人闯进她的生活，并不表明她被过去压住。事实上她之所以没很快进入新的恋情，不是没人找她，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没有新的目光发现她呢？失恋后她开展了一系列自救，包括美容美胸，她发誓要给自己打造出一对绝不逊色于乌梅那样的傲人双

峰来，她觉得在专业上胜不过别人，就应该在其他方面去鼓舞自己。当然，没有及时投入到新的恋爱中，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家庭。

她的父亲，准确说是继父，那个叫孟瓷的男人突然病了。

孟瓷从汽修厂下岗后，先是在一家私人汽修厂干了一段时间，一年尚未干满，就被炒了鱿鱼。炒掉的原因不是他技术不行，他技术太行了，问题出在孟瓷不会漫天要价，不会坑人。这是一个老实得近乎木讷的男人，一生都坚守着一个品行，就是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。人家把车开进去，他试一试，就能准确找出毛病，这时候老板会把他叫进去，如此这般跟他叮嘱一番，意思就是让他多报点问题，多开价。但孟瓷做不到。这个在国有厂就存在许久的老毛病，现在又开始困扰他。他结巴半天，从老板那里出来，还是会如实向客户说出问题，并按常规报出维修价。老板一听就恼火了，大骂他不开窍，他也确实不开窍，屡次挨骂屡次学不会。简直跟他在家里的举止像极了。孟瓷在家里，那简直叫一个瓷。一闷棍打不出一个吭字，说啥他都认，都听。家里一应事儿都不做主，不敢做主，也不善于做主，全由她母亲来做。不过对母亲，对她，他那个瓷，可真叫人舒服。

一个从不对家人给冷脸子的男人，一个有多少苦多少难都稳稳地接住，不露出半点让家人担忧的男人，一个什么时候都首先想到家人的男人，一个除了挣钱不多其他近乎挑不出毛病的男人。一个对她比亲生父亲还要疼爱百倍的男人。

可这个男人现在病了。

离开那家逼着他虚报价格的私营厂后，孟瓷租了辆出租，在庆河县城跑出租。母亲没有工作，孟瓷又不让母亲去打工，不容许母亲沾手任何脏活累活，更不许母亲为了生计去给他人低眉顺眼，他要用一双手把这个家撑起来。为此他一天十多个小时跑，白天跑了晚上也跑，终于，他把自己跑趴下了。

起先他们都以为是小病，营养不良或者过于劳累，等送进医院，连着做了几天检查，一家人傻眼了。

父亲孟瓷患的是胃癌。

好人没有好报。那一刻起，她坚信了这句话。好在发现得早，医生说还来得及治。于是她紧急把父亲转到银河医院，开始是想让柳冰露做手术的，柳冰露说这不是她的专长，让她找乌梅。她怎么能找乌梅呢，笑话。她都有些日子没在医院看到乌梅了，就算看到，也不会再跟乌梅谦恭和热情。她忘不掉值班室那一幕，更忘不了粗野的叫声，一想起来她就打颤，觉得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都让那种粗野给毁了。当然，那晚看到的并不美好，乌梅也不美好。她怎么能让不美好的一个人给父亲手术呢，决不可以。尽管乌梅医术高明。

她的固执让柳冰露匪夷所思，柳冰露对她说过一句话：“你这丫头怎么比我还固执啊，唉，固执害人，看来咱俩算是遇像了。”

她也觉得像，像极了。

不像的是柳冰露遇事比她有办法，她遇事就一股子急，没了章法的乱急，而且脾气特别地大，一身的坏脾气都能瞬间甩出来，非但于事无补，反而能让事情变得越发地糟糕，越发地不可收拾。柳冰露不一样，她不急，同样一件事，发生在柳冰露身上，她会先把事情安安静静放在那里，设法让自己逃出来。逃出来才能看得清，这是柳冰露教她的，可她逃不出来。

得先把事情想清楚，权衡好利弊。柳冰露又说。

可怎么放怎么想啊，她实在不知道。柳冰露笑笑，抚了下她的头发。“你呀——”柳冰露笑一声，就又不说啥了，开始按她的步骤帮她想办法去了。柳冰露总是这样，遇到意见不合或是志向不投者，总是先去说服，说服不了，马上从其他渠道入手，直到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。

柳冰露总能找到办法，这点真是让她羡慕死。

柳冰露帮她推荐了一名医生，也是银河医院的专家，并亲自出面联系。接下来她就开始准备手术，这中间她遇见了一个问题：钱。

钱这个字，尽管以前也会时不时地跳到她面前，折磨她一下，但她从不觉得是个问题。之前她的生活也清贫，尤其小时候，那份清贫简直是难以想象的。但在母亲精心的打理和父亲孟瓷不分昼夜的劳作下，他们的生活总是能从钱的被动下扭转过来，很多度不过去的事，

也总是在父母的全力围攻下度了过去。等到认识赵纪光后，钱对她来说就根本不是啥问题了。只要她想到钱，提都不用提，只要脑子里想一下，赵纪光马上心领神会地满足她。她跟赵纪光关系友好的那两年，她像是报复似的跟赵纪光提钱，赵纪光也像是报复似的满足她。总之，他们对钱的态度有些野蛮，钱对他们的态度更是野蛮，只要你需要，我就来砸你，砸得让你对很多事说不出话来。比如那两年，在赵纪光不断供给她钱的过程中，很多话她就只好跟赵纪光提。过去的伤，过去的痛，过去的的不义，凡此种种，都被钱砸了下去。但赵纪光有个原则，一开始她听不惯原则两个字，认为纯粹胡扯，赵纪光强调多了，她也勉强承认那是原则，并且得照做，否则赵纪光就会按他说的断供。

这个人可是说得到做得到的，这点她已很清楚。虽然对她百依百顺，可真要把他惹恼，他还是能走掉的。

一个当年能把怀着孕的母亲赶走的男人，一个一旦惹恼了他马上能把人家前程仕途毁得干净的男人，什么事做不出呢？

赵纪光不许她把钱花向家里，不许花给除她之外的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母亲史肖玉！

有次她拿着赵纪光的钱，给父亲孟瓷和母亲史肖玉买了几件衣服，还给身体不好的孟瓷买了一堆营养品。赵纪光以为是买给他的，真是还有几分小高兴，可把那堆营养品翻来翻去看了一遍，眉头就皱了起来，他认定不是买给他的，因为很多东西都不是他需要的。

“你买给谁？”

“当然是我父亲啊。”她带着报复，愉快地说。

不料话还没说完，赵纪光突然拿起那堆东西，推开窗子就扔了下去。

她扑过去：“干吗呀你，这是我买的。”

“你是买给他，买给那个汽修工人？”赵纪光恶狠狠地问。

“他不是汽修工人，是我父亲！”她也被激怒，大声说。

“你父亲是我！”赵纪光猛地呵斥。

“想得美，凭什么呀？”她怒站在他面前，摆出一副讨伐的样子。